

## “文治武功”的宓老师

舟山一初七(9)班  
学生记者 贺肖泽(证号C05064)

他看上去不算高大,却透着一种活力;算不上有不怒自威的气场,却从内向外带着一股余留的大学生奕奕的神采。目光睿智,用《张作霖传》中赞美东北王的一句话很合适“两只狐眼,机警过人”。他便是宓老师。

他不算严厉,从不用“杀鸡儆猴”来立威,但大家都很服他。他的故事与那把戒尺密不可分,就像皇帝和他的玉玺一样。他上课总是神采飞扬,时而用戒尺点着黑板,时而又指着图示讲解,像极了拔剑四顾,指点江山的“秦始皇”。尺下那黄色的流苏跳动着,跳动着,像极了我们听课时激动的内心……有时也“啪,啪”敲上两下,如同县令的惊堂木,我们便知道“重头戏”来了!

他不仅能用戒尺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,还能用它“以威平乱”。那次,他上课时见几人讲话、打闹,又屡教不改,于是擒尺而出。那几位见他高举戒尺,吓得魂飞魄散,“啊”一声惨叫,其实他只是比划了一下,雷声大,雨点小。他怀抱“尚方宝尺”巍然屹立,坦然、无所畏惧。之后,在数十双眼睛的注视下,宓老师飘

然离去,颇有大侠“宁治一服,不治一死”的潇洒,只留下一句:“注意上课听讲。”软硬兼施,所谓“强者绥之以德,弱者抚之以礼”那般高明。

同时他与我们亦师亦友的状态也令关系十分融洽。一次他叫我们几个把“宝尺”送到办公室,这令一向被他称呼为“街溜子”的我们诚惶诚恐。我们几个人双手接尺,像大帅出征前接过尚方宝剑一般。到了办公室,我们还不忘记赏,于是一旨诏令:“念护尺有功,赐每人薄荷糖一颗。”于是我们还逢人吐舌头:“看,老师给的。”

如果他是一个皇帝,那他算得上勤政爱民。在他批阅完“奏折”后,便诏我“入宫”,表示我的作业有化简为繁之嫌。我不以为意,曰:“何为?”他便讲解了一番,又用戒尺比比划划,最后干脆大笔一挥,一个图式,简洁明了。我不禁“啊”了一声,捧书细品,顿有茅塞顿开之感,便称谢告退了。

他以“威”平定了一次次“纷乱”;以“和”包容了我们的调皮和天真;以“识”化解了我们一回回对知识的不解。我们笑称此类为“文治武功”。他既是老师,亦为和气的长友,怎能不让我们津津乐道?  
指导老师 李瑜

## 你微笑的样子,真美

定海二中八(11)班  
学生记者 沃优璇(证号E03124)

那一树鹅白色的槐花,一嘟噜一嘟噜的,从高处泼洒下来。那个温暖的微笑,依然绽放在我的心中……

她,穿着肥大的红色布围裙,看起来年龄并不大,可那双皱裂而粗糙的手却让她失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模样。

槐花一片片在空中旋转着,落在她的头上、肩上。她热得满脸通红,却顾不上用手擦拭。

排队的人很多,等了许久才轮到她。一走进,槐花独有的清香混着热气扑面而来。她熟练地把槐花饼翻了个遍,仰着头递给我,眼里含着笑。我伸手接过,准备付钱,却始终没有发现钱包的踪影。细汗布满了我的额头,身后的人都在不停地向前探望。我尴尬地朝女人笑笑,准备开口道歉。女人看着我却突然笑了,轻柔地声音伴着春风拂过我的心弦:“不要紧,钱下次再给吧。”女人的笑格外美好,好似一股暖流,流淌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回家的路上,遇见邻居张奶奶,她见我手中提着的槐花饼,

就立刻向我夸赞卖槐花饼女人的好。原来,张奶奶家的小孙子每次放学路过那,便馋得不走,这时女人总会笑着送给他一块槐花饼吃。阳光铺散下来,槐花的香气弥漫,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等我回去送钱时,太阳已经落到山头,女人准备收摊回去了。她用尼龙绳把所有东西满满当地固定在一个旧的三轮车上,然后骑上车开始返航。每当风扫过,车子就颤颤巍巍地摇晃几下。我知道,是她没了力气,是汗水模糊了双眼使她分了神。好在女人握住车把,像一个黑点般慢慢消失在路的远方。

我站在原地,又闻到槐花的香。抬头望着那一树槐花,那盛开的花被黄昏渲染上了橘黄,团团簇簇,像洁白的风铃随风舞动,摇出阵阵欢快的笑声。人们总是陶醉于花的美,忘了花的香。它,平凡在它的渺小,却盛开在它的朴实中。

花如此,人也如此。女人的乐观常驻我心。贫穷并不可怕,平凡并不卑微,是你灿烂的笑脸和蹬车的身影教会我对生活充满信心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那一树槐花啊,高举着鹅白色的信念,一嘟噜一嘟噜地从高处泼洒下来。在那个花开的季节,让我遇到了乐观,善良的靈魂。那温暖的微笑,真美。

指导老师:郭米芬

## 追太阳

南海实验初中八(1)班  
学生记者 潘柯羽(证号C03054)

他追寻太阳,后来,他也成了太阳。浊雾在空中流淌,风起,吹散些许雾气,却未能拂去我心中的阴霾。

在栏杆前伫立,天边眼前,尽是有若有若无的灰,草木失了生机,湖面不起波澜。这次考试的分数怎么这么低?也许是试卷难,没事,比我分数低的还有好多……一段段思绪接踵而至,试图吹散阴霾,但阴霾愈发浓烈,让我迷失其中。

默语,立着,一个身影从雾中小跑着经过,行进间带起的风,驱散了他身上的阴霾。“你怎么还有时间在这里发呆?”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,转身匆匆离开。我心里泛起阵阵好奇,向着他离开的方向走去。

教室里,他低头坐在座位上,聚精会神地看着桌上的试卷,手中笔不时划过纸面,发出阵阵“沙沙”声。再仔细看去,那些写满笔记的试卷上

用朱墨镌刻着一个令人望尘莫及的分数。他执笔而坐,身前的试卷换了一张又一张,墨汁透过薄纸染黑桌面,无数字迹重叠入木三分。那一张张试卷铺开一条通向太阳的道路,试卷上的墨迹是他追寻太阳的脚步。

那一日,沙沙声不绝于耳,是虫吟,是笔尖划过纸面,是追逐太阳的少年。我的脑中,安于现状的阴霾不断涌现,而在阴霾上方,九霄之巅,一缕朝阳凝结,一轮烈日渐显。

世间万般风景,有人见尘土,有人见星辰。听闻少年二字,当与平庸相斥。瞧他,于尘土之中追寻旭日,我为何不可?

追寻太阳,比太阳本身更宝贵,若言太阳为梦,追寻路上的风景,便是青春。在岁月尚未从指尖流过之时,更应眼见繁星,阴霾散尽。“沙沙”声仍未止息,窗外叶鸣依旧,一抬头,阳光倾泻在我的脸上。

来年,此间万物依旧,少年心已不同。

## 乡情

南海旌旗山初中校区七(8)班  
学生记者 赵冠捷(证号C08048)

故乡,听起来是如此熟悉,又是如此陌生,它承载了我的回忆,滋润了我的心田。

“大海大海比天蓝,千条港口千条湾;千层海涛冲天上,千首渔歌随浪传……”这是一首小时候耳熟能详的童谣,每当空闲时,脑中总会出现一段熟悉的旋律。

小时候,我生活在一座小渔村里,这是一座美丽的村落,错落有致的瓦房矗立在土地上,每天都有渔船进进出出。“嘟—嘟—嘟—”汽笛声在脑中回响,每当渔船出港时,我们都会跑到海岸边,眺望渐渐远去的渔船。湛蓝的大海和透亮的天空成了最好的背景色。渔船靠岸时,已是傍晚。几盏昏黄的油灯照亮了渔船,渔民们把一筐筐的鱼搬上海岸,一条条鲜活的鱼在筐中

活蹦乱跳。最常见的便是大黄鱼了,金色的大黄鱼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鲜嫩。当人们将它搬上餐桌,它那鲜嫩的鱼肉总能让人如痴如醉。

时过境迁,童年的美好生活总是短暂的。没过几年,我便来到了城市上学。城市中的快节奏与沉重的学习压力让我忙不过来。渐渐地,这片养育过我的故土便淡忘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“悠悠天宇旷,切切故乡情”,虽然已经不怎么回去了,但我对故乡的这份念想依旧存在。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我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。海依旧是那么蓝,云依旧是那么白,汽笛声依旧如故。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,直至今日,我才更清晰地领悟到古人的心情,什么都没变,又好似什么都变了。

啊,故乡!我与你之间的情思在这里,亘古不变……

## 他的声音

南海旌旗山初中校区八(1)班  
学生记者 王董绮(证号C08058)

日月升落,春秋化序,以路为歌,且行且唱且珍惜。

那个夏天,蝉鸣阵阵,连树上的知了都在倾吐着爱意,可我却始终没有说出口最重要的那一句。

从小,我就与爷爷十分亲近。我喜欢穿喜庆的大红衣服,喜欢听炸耳吉祥的歌,喜欢老气横秋地喝茶,可是自打上幼儿园以来,一切都变了……我发现其他小朋友喜欢五彩斑斓的衣服,喜欢婉转的小调,喜欢喝可口的奶茶,与我甚是不同。

我记得有一次泼水节,老师说,可以自己带泼水的“武器”,还可以邀请一位家长,我高兴坏了,一回家就告诉了爷爷。爷爷也很激动,陪我去超市里买了一个大水桶。这个“武器”真是气派极了!明天泼水节我肯定是最厉害的一个!

第二天早晨,我看见爷爷穿上了那件他许久未穿的衬衫,系了擦得最亮的皮带。“走吧!”那时候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明朗。等到我们到学校的时候,其他小朋友已经开始玩了。此时我的手突然发颤了,腿一软,身

体强撑着,可是失望的心已然落了一地。其他小朋友们举着自己的小手枪追逐着,嬉笑着,我和爷爷愣愣地站在一旁,不知如何加入。如果我十五岁,我可能会觉得用水桶泼人更爽,可惜那时我五岁,我也很想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有一把小手枪。旁边说话的声音顿时沙哑了:“孙女,爷爷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我不怪你。”我总想这么说。可是时光流逝,我终是未能说出那句话。后来,那个明朗的声音再也不曾听到了。

我知道我终有一天要去走他未走的路,读他未读的书,去领略人生的升降平仄,去书写未来的横竖撇捺,去欣赏花朵摇曳的姿态,去跋涉那亘古沉默的荒野……我将闯遍人间繁华,并为这盛世添上自己的一砖一瓦。可这一切,皆无他。

后来,爷爷失聪了,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那明朗的声音,他也不再听得见迟来的那句:“我不怪你。”

纸鹤穿梭于人群之中,再也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手掌,那个声音,也不再响起。

四季流转,时光回溯,再再再闻再倾诉。

